

在离开了家之后,在内心深处,我们这辈子都在往家的方向走,回到父母身边。
回家,过年,带上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,饱含对家人的爱与思念。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,至“潮新闻”→潮客→话题→晚潮→参与话题。

回家

俞卫萍

车停在桥边已久,暮色慢慢四合,我想我该走了。就快过年了,小孙子在家里等我呢。

上午回到山谷,走过自家门口,邻居婶子坐在椅子上,我走了过去,她那刚满60的儿子永乐问我,你找谁?你从哪里来?

我从哪里来?这话问得我直打颤。婶子拍拍身边的凳子说,我站不起来了,你坐吧。

一起长大的永乐,比我大两岁,大学毕业工作也在同城,怎么就认不出我了呢?我说,我是来找你的,你还欠着我钱呢!

这下永乐愣了,说,我欠你钱?你是谁我都不知道。

婶子笑问永乐我是谁家的亲戚?永乐也静下来问我,你是来谁家做客的?我让他家来人接你。

我朝隔壁院一指,说要进那个院子。

啊……你是苏晴,认不出来了,是我老了,眼睛花了,我马上过去替你处理。妈,是苏晴回来了。

你说什么?婶子看着我浑然不知……

婶子,遇上过年回来看看邻居,找找童年的乐趣,看看祠堂里的族谱。东边弟妹家的门关着,我先来你们家看看,婶子的病好转了些没?

我家锁着门,锁也锈迹斑斑的,推开自家封存已久的门,立刻被蜘蛛网网住了。

永乐摸根棍子帮我开路,打开第二道门时,永乐说不陪我了,等会让我去他家吃饭。

我挥了挥手顾自进了里间,来到灶间,见那张宽宽板面的凳子,坐上去右臂搭上餐桌,母亲的身影即刻出现了,灶台锅里有了热气,灶下有了红红的火光。

我喜欢吃麦糊烧,母亲总是起了个大早,做我爱吃的美食。母亲心灵手巧,做得麦糊烧特别好吃,每餐我都要吃到撑。糊状的面粉甩到锅沿,铲子顺着锅边先糊一圈,再糊中间直至锅底,一把火将锅子般大小的麦糊烧烤熟,放点油放点盐香脆可口,有条件涂点鸡蛋液,变干后绘彩如“画”,麦黄金黄带点白丝,撒些葱花点缀,美得不舍得吃了。

麦糊烧早中晚都可以做,省时省心,叠成厚厚一卷边吃边走。吃饱水一喝会撑,挨到下一餐不饿,是那时候的幸福,也是那时代的梦想。中午或傍晚回来,留下的麦糊烧凉了软了,往里边卷些菜更加好吃了。

咕噜,咕噜,我的肚子响了,眨眼母亲不见了,灶台也凉冷了。伸手去抓热水瓶,手也停在了半空,水缸里的水也不能喝了,父母都离

世二三十年了。轻轻打开菜橱的门,除了几只空空的碗和几个空瓶,就是黑乎乎的蜘蛛网了。

踩着木楼梯往上,楼梯口曾放过米糠的缸里,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,窗户刚启开一条缝,一只麻雀飞了出去。

这里还能找到吃的?我为麻雀一阵的悲凉。

房门锁被打开,进去的脚踩到了瓦砾,“喀嚓”一声瓦砾更碎了,抬头望见了灰蒙蒙的天空,不用开窗了。来到北间,看着小时候的书桌,床铺和衣柜依然如故。鼾声轻轻传来……

推开窗户满含泪水,无法看清死了又复活的竹林,雪压得它们弯下了枝头,融化下来的水一样流在我的脸上,抹一把心里那些悲欢,听着小鸟在那里叽喳欢唱。

我打开那些箱柜,翻着熟悉的东西件件留恋,找到一块布料把它摊开,把母亲纳好的鞋底,大大小小的双双叠好放入,再把穿过用过的衣物放入,找到信封放进相框里余下的照片,又把想要的一一放入包袱。

这些东西拿回城里能干什么?撩开蚊帐细细观看,想着小时候睡在这里的清凉和温暖,又把铜铲铜勺都放了进去。母亲说锅子也不错,带去做个麦糊烧!我环顾四周,一股冷风从窗外进来,眼泪“啪嗒啪嗒”滑落在包袱上。

姐,去吃饭吧。弟妹推门进来,看我一个人呆着,又说,听说姐来了,赶紧做了饭来叫你,走吧,这里生不出饭菜来。

弟妹小心拿起包袱出门,放到她那干净的桌子上。

尝一口青椒茄子,味道如此熟悉?我停下了筷子,想着母亲在灶间忙碌,春夏秋冬切炒炖煮炸的,我也忙碌在锅边地里。

正想着,永乐来了,看着我已经在吃了,他叹了口气说,哎,我去了趟菜地,还是慢了。

弟妹说,姐本该在我家吃的,你把菜放到车上吧,明年不一定有了,我们都要搬迁了。

明年再来!明年还能来吗?我停下车来观望,路上行人如织,仿佛有父母亲和我自己。忽然,推平的土石小山出现了,理直的小溪弯曲如故,树林摇着枝头伸向天空,那片复旧的田野……再看高铁穿过的新貌,江边新楼有序排列,那边的山涧景象仍是,溪水倾泻急奔流,水雾腾起四散游,山间水墨画一幅,云雾缭绕美山谷。

我的手机响了,孙子奶声奶气地问,快到家了吗?

是的,上了高速马上就到了。

年菜

姜晓燕

一家人商量决定,今年的年夜饭由我来掌勺。往年,我都是打个边手,真的变成主厨,踌躇,忐忑。

要搞定一桌菜。怕。要不,每道菜烧两个?这样,烧个四五个菜,就能凑成一桌了;又或者,一道菜烧三个?

这样想着,不到30秒,就被自己推翻了。年夜饭,一年才一回,煮几个菜,都要寻“简便运算”,总不合适吧?

我会做啥?我能做啥?我做什么菜,大家都爱吃呢?

老公看我心事压顶的样,指指阳台上挂着的酱鸭,说:“蒸个酱鸭,像你上次蒸的一样,挤点柠檬汁,特别爽口,还去油腻。就是蒸的时间再长些,我们都老了,熟一点容易啃。酱鸭,下酒、下饭,都好。”

他看我没有回应,又添加道:“蒸个酱猪蹄也不错,你上回只蒸了很小一块,但吃起来入味。老家稍来的土猪肉,就是好吃。多蒸点啊。”

他看了看我,窃窃地笑着,瞟了一眼,说:“要不,再蒸个腊肠?”

蒸菜,相对来说都是容易的。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等待。我也喜欢守在蒸锅旁,看厨房间升腾起的团团热气,仿佛被幸福包围着。

“都蒸,都蒸,蒸它个‘三星辉映’。”我拿过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,记录下菜名。

接下来,给每个人烧一道最喜欢吃的菜吧。

暑假里,父亲住院。那回,在病床上,问他最想吃点什么?他舔了舔淡而无味的嘴,说道:“番茄炖牛腩。”

我很清楚,他喜欢吃番茄。番茄凉拌,他爱下筷;番茄煮面,他爱喝汤。炖牛腩时,番茄多放一点,这回翻炒时要吸取教训,得留意翻炒至番茄出汁才好。除了调入生抽、蚝油,再撒点父亲爱吃的胡椒粉。用新买的那口炖锅盛。

试想饭桌上,放一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番茄炖牛腩,红彤彤,香喷喷,热乎乎的,边吃边聊天,越吃越暖和。要的就是这个年味。

母亲爱吃排骨。玉米炖排骨和糖醋排骨,都给她做过。从她喜滋滋的表情来看,她更爱吃糖醋排骨。

这排骨呀,我得提前去菜市场买,挑最新鲜的。排骨也要切得有品相一点,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,寓意我们的生活节节高升。大火收汁后,再倒入一勺香醋,撒上熟芝麻。母亲吃排骨,总挑小块的,蘸裹上糖醋汁,再粘上几粒芝麻,慢慢地品。她总说小时候生活苦,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吃东西要惜福。她不识字,但说的话总是意味深长。当我们能在简淡的生活里,品味出最丰富的情致,在简单的一蔬一饭中感受到胜过山珍海味的愉快,这样,我们就懂得了生活之乐了。

再炒个什么菜呢?

炒鸡蛋。什么也不添加,就炒个鸡蛋,金黄,松软。奶奶曾经手把手教过我。读中学时住校,每回觉得功课做累了,考试考砸了,就趁着晚自习溜回家。奶奶见我回来,欣喜地去鸡窝里拣两个鸡蛋来。起油,打蛋,下锅,两翻,出锅。一碗白米饭,一碟炒鸡蛋,吃完后,我就乖乖地回学校上晚自习去了。那种倾注感情的味道,是无论时隔多年,都让人记忆犹新的。是种治愈。

只是时间把她带走了。以后,每年的年夜饭,这道菜,必做。那样,奶奶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……

纸上写下了一道道菜。

看看家里,老公已把门窗擦洗干净。春联,已书写完毕;年糕,已浸泡在水里,心慢慢地安静了下来。

原来,我们在用一整年的时间,练习准备一桌年夜饭。

同一屋檐下,我们生火,做饭,团圆。四方食事,一碗珍贵的人间烟火。

新春快乐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